

## 【理论探讨】

# 《洗冤集录》避秽法探析\*

康欣欣

(上海中医药大学, 上海 201203)

**摘要:** 宋慈著《洗冤集录》是一部重要的法医学专著,书中记载了一些避秽之法值得参考。其法主要可分为熏蒸、堵涂、服药三种方式,其中焚烧苍术或避秽丹熏蒸法早在 6 世纪就已盛行,并在道教及民俗活动中出现;涂抹麻油并堵塞鼻道法尚未见早于该书的记载,但广泛见于后世中医学著作中;服用苍术法不晚于陶弘景时期就已经出现,而服用苏合香圆法则在宋代已经获得推广。该书记载的避秽法早于多数中医文献,可为研究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提供帮助。

**关键词:** 《洗冤集录》; 避秽; 宋慈

**中图分类号:** D909.93; R254.3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2) 06-0847-03

## Analysis of Avoiding Filthy Method in *Xi Yuan Ji Lu*

KANG Xinxin

(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, Shanghai 201203, China)

**Abstract:** Song Ci's book (*Xi Yuan Ji Lu*) is an important written of forensic medicine. The book records some ways to anti-infection, which is worth reference.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ways: fumigating, smear-blocking and oral medications. Among them, the method of fumigating atracylodes lancea and Bi-hui pills had been popular as early as the 6th century, and appeared in Taoism and folk activities; the method of smearing sesame oil and blocking nasal passages has not appeared earlier than this book, but it has been widely recorded in later TCM works; The oral Atracylodes method appeared no later than the period of TAO Hong-jing, and the oral rule of Suhexiang piu has been popularized in Song Dynasty. The method of anti-infection recorded in this book is earlier than mo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s,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the study of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in ancient China.

**Key words:** SONG Ci; *Xi Yuan Ji Lu*; Anti-infection

DOI: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2.06.023

避秽(或辟秽),顾名思义,避开肮脏秽浊之气,与现今预防病原微生物侵袭相关。在我国古代,避秽之法早已存在且方式多样,如我国古代法医学著作《洗冤集录》一书中即记载了几种避秽法可为现今参考。《洗冤集录》的作者宋慈(1186-1249),字惠父,南宋福建建阳县童游里人,是我国伟大的法医学大家,古代法医学的开创者。他在《内恕录》《折狱龟鉴》等前人著作基础上,结合自己总结的丰富经验,于 1247 年完成了《洗冤集录》。该书集以往法医知识与法医检验技术之大成,开后世法医理论与实践之先河。《洗冤集录》在论及尸体检验时,为避免尸体秽臭之气的侵害,提供了熏蒸法、堵涂法、服药法等三种避秽方法,分别见于书中的第二五两卷。该书虽成书于 800 年前,但这些避秽方法依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,考察其沿革及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有益,现分而述之。

### 1 熏蒸法

该法为通过焚烧某些药材,依靠其散发出的烟雾或气味熏蒸空气以进行消毒和除味的方法,在

《洗冤集录》卷二“验尸”和卷五“避秽方”中记录了焚烧苍术和避秽丹等药材避秽的方法。

#### 1.1 焚烧苍术

“凡验尸,先令多烧苍术、皂角,方诣尸前。检毕,约三五步,令人将醋泼炭火上,行从上过,其秽气自然去矣。”<sup>[1]50</sup>

该法见于卷二“验尸”,其中苍术味辛苦,性温,《本草从新》认为苍术能“消肿满,辟恶气。为除邪气之上品,辟一切岚瘴邪恶鬼气,阴湿处焚之佳”<sup>[2]</sup>。《本草正义》认为“苍术气味雄厚,较白术愈猛,能彻上彻下,燥湿而宣化痰饮,最能祛除秽浊恶气,故时疫之病多用之,阴霾之域,久旷之屋,宜焚此物而后居人,亦此意也。”<sup>[3]</sup>皂角味辛温,能祛风痰,除湿毒,杀虫。张仲景用“皂荚丸”治疗咳逆上气唾浊。醋是我国非常古老的调味品,现代药理研究表明,食醋熏蒸对流感病毒及细菌均具有良好的杀灭作用,因此苍术燥湿健脾,皂角祛痰开窍,二者能防止呼吸道、消化道吸入刺激性气体后造成的肌肉痉挛。加之,醋能溶解、吸附尸体散发出的硫化氢及氨等刺激性气体,防止其扩散,三者合并能杀灭细菌,该法的科学原理即在于此。

焚烧苍术避秽的方法并非宋慈著作独有,在宋慈之前的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。如《幼幼新书》(1150 年)治疗痘疹未出时的避秽法“仲景谓痘疹未

\*基金项目:上海市教委预算内项目(2019WK125)-宋慈《洗冤集录》科技史意义研究

作者简介:康欣欣(1978-),男,江西吉安人,助理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,从事中国医学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。

生之间,宜于房室烧赤术、猪甲二物,辟恶气”<sup>[4]</sup>。该记载将焚烧苍术避秽的方法出现时间提早到东汉张仲景时期。后世《痘疹世医心法》(1549年)《医学入门》(1575年)《本草纲目》(1578年)《证治准绳》(1602年)等都摘抄了这一方法。其中,李时珍还转载了一则病例“越民高氏妻,病恍惚谵语,亡夫之鬼凭之。其家烧苍术烟,鬼遽求去。”<sup>[5]</sup>

该法也见于一些非医学类著作,如道教著作,陶弘景的《真诰·甄命授》对术之妙用赞赏云“夫术,气则式遏鬼津,吐烟则镇折邪节……术亦可以长生永寿,二可以却万魔之枉疾”<sup>[6]</sup>,句中“吐烟”可能是以晒干之苍术熏烟,用其烟以杀毒避秽,这也说明在南北朝时期,焚烧苍术避秽的方法已经出现了。

还有一些民俗类著作也记载了类似方法,如陈元靓撰写的《岁时广记》记载的千金方避瘟丹:“皂角、苍术、降真香为末,水圆如龙眼大,朱砂为衣,正旦五更,当门焚之,禳灭灾瘟。”<sup>[7]</sup>《岁时广记》是一部包罗南宋之前岁时节日资料的民间岁时记。此外,南宋周密撰写的《武林旧事·岁晚节物》也记载“如饮屠苏、百事吉、胶牙饴、烧(苍)术、卖憎等事,率多东都之遗风焉”<sup>[8]</sup>。从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,焚烧苍术避秽法在两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用的避秽方法。该法还流传至朝鲜,朝鲜李景华撰写的《广济秘笈》(1790年)转述该法以治疗小儿痘疹触秽黑陷。

清·顾世澄撰写的《疡医大全》对秽浊之气的病机及治法进行总结“凡脏腑之情,遇香则荣卫通行,遇臭则荣卫凝塞……被死尸之气及病气所犯者,则以大黄、苍术烧烟解之”<sup>[9]</sup>,其中也提及了焚烧苍术避秽之法。

不止于此,这种方法不仅用之于人还用于牲畜的防疫。如明·徐光启(1562~1633)的《农政全书》中有牛瘴疫方“烧苍术,令牛鼻吸其香,即止。”<sup>[10]</sup>在《农桑辑要》《便民图纂》《四时类药》《山居四要》《多能鄙事》《致富奇书》《华佗神方》《博闻录》等书中均记载了这种方法。清·张宗法撰写的《三农纪》治羊染疫方也有该法“苍术、皂角、雄黄为末焚栈中;又以皂角、雄黄、藜芦,吹鼻令嚏。”<sup>[11]</sup>

## 1.2 避秽丹

“避秽丹:能避邪气,麝香少许,细辛半两,甘松一两,川芎二两。上为细末,蜜丸如弹子大,久窖为妙,每用一丸烧之。”<sup>[11]176</sup>

该方见于卷五“避秽方”,以“避秽丹”这类名字命名的避秽方药在古文献中记载有很多,但以宋慈方组成为主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。

《普济方》(1406年)在宋慈方基础上去麝香加苍术、乳香、降真香。《广嗣全诀》(1587年)《奇方类编》(1719年)《仙拈集》(1754年)均摘抄此方,或名“避瘟丹”。

明·徐春甫《古今医统大全》(1556年)的避邪丹在宋慈方基础上去川芎加云香。

清·张琰《种痘新书》(1741年)的避秽丹在《普济方》避秽丹的基础上去川芎、降真香加芫荽。

《冷庐医话》(1897年)的避秽之法在《医统》基础上改降香为白檀香。该方还传播到日本,高岛久贯《泻疫新论》(1867年)中的避瘟丹,在《普济方》避秽丹的基础上去甘松加白檀、甘草。

从以上几种避秽丹组成和年代看,有明显的承继关系,均从宋代开始逐步演化,也均采用了焚烧的方式。在这些记载中,以《洗冤集录》的记载最早。由于宋慈并不是医学界人士,他所记载的避秽丹源于何处,尚有待考证。

另外,宋慈记载的避秽丹与《岁时广记》记载的避瘟丹组成完全不同且不含有苍术,但后世对宋慈方避秽丹的改造中还是加入了苍术,并将其一直保留在处方中,这有将两种方法综合使用的迹象。

从一系列的民俗文献中还是可以看到两者合用的痕迹。如南北朝·梁宗懔(约501~565)撰写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“除夕宜焚避瘟丹,或苍术、皂角、枫、芸诸香,以辟邪祛湿,宣郁气,助阳德,即闷室虚堂,亦无不到。”<sup>[12]</sup>《荆楚岁时记》是记录中国古代楚地(以江汉为中心的楚地)岁时节日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。另外,清嘉庆年间《松江府志》记载了“炳烛爇蓼,烧苍术、避瘟丹”<sup>[13]</sup>,松江地区的人们在举行煨岁时,炉内焚烧南苍术以及松枝、柏叶、吉祥丹等,并高烧银烛整夜守岁。清道光年间的《清嘉录》也记载苏州地区除夕的习俗“焚辟瘟丹、苍术诸药,谓之‘太平丹’。”<sup>[14]</sup>

因此,焚烧苍术或避瘟丹的熏被避秽法,在科学性上缜密而有效,时间上历史久远,早在公元六世纪就已风行于世并绵延至今;空间上地域跨度大,遍及全国,已化身为民俗,由此可见古时熏被避秽法之成熟。

## 2 堵涂法

该法为使用特殊材料涂敷或堵塞鼻道,以防止有毒有害病菌从呼吸道侵害机体。在《洗冤集录》卷二“验坏烂尸”中详细记录这样一种避尸臭的方法“尸首变动,臭不可近,当烧苍术、皂角辟之;用麻油涂鼻,或作纸捻子搵油,塞两鼻孔,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。”<sup>[1]72</sup>

该法是用麻油涂抹保持气道湿润并堵塞气道的方法,以防止秽浊之气侵入。另外生姜,《神农本草经》认为能“去臭气,通神明”<sup>[15]</sup>,用生姜预防秽浊之气入侵消化道。

麻油涂抹堵塞鼻道法被后世文献广泛记载。如元·危亦林编撰的《世医得效方》(1345年)载“凡入瘟疫家……以香油抹鼻端,及以纸捻探鼻,嚏之为佳。”<sup>[16]</sup>龚廷贤的《古今医鉴》(1576年):“凡入瘟

疫之家,以麻油涂鼻孔中,则不传染。出以纸捻探鼻深入,令嚏之为佳。一方以雄黄、苍术为细末,香油调敷鼻内……虽与病人同卧亦不相染。<sup>[17]</sup>”此后,《万氏济世良方》(1609年)《济阳纲目》(1626年)《证治合参》(1729年)《串雅》(1759年)《松峰说疫》(1786年)《验方新编》(1846年)《医学传心录》(1821~1850年)《外治寿世方》(1877年)都原文摘抄了这一方法。清·王晋夫辑《医方易简》(1851年)记录为“雄黄末、苍术研末,以香油调涂鼻孔。既出病家,用纸条探鼻取嚏,饮雄黄调绍酒一杯,自无传染。<sup>[18]</sup>”另外陆以湑的《冷庐医话》(1897年)也有类似表述“入瘟家,以麻油涂鼻孔,出再取嚏,则不染,皆善法也。<sup>[19]</sup>”

在现存文献中,还未见有宋代之前的文献记载这一方法尚无法断定具体产生的时代。因此初步认为,该法自《洗冤集录》之后已经被医界广泛接受。

### 3 服药法

该法采用口服药物的方式防止或治疗秽浊之气对人体产生的伤害。在《洗冤集录》卷五“避秽方”中记录了3种避秽方药,其中有2种用于口服。

#### 3.1 三神汤

“三神汤:能避死气,苍术二两(米泔浸两宿,焙干),白术半两,甘草半两(炙)。上为细末,每服二钱,入盐小许,点服。”<sup>[1]</sup><sup>176</sup>。

该方内含苍术和白术。《玉楸药解》认为“白术守而不走,苍术走而不守,故白术擅补,苍术善行。其消食纳谷,止呕住泄,亦同白术,而泻水开郁,则苍术独长。”<sup>[20]</sup>两者合用,一方面避秽,一方面保护正气。苍术的避秽作用古代医学文献记录很多,同时,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有记载。如道教经典《真诰·运象篇》云“术散除疾,是尔所宜。次服飴饭,兼谷勿违。益髓除患,肌肤充肥。”<sup>[21]</sup>文中“术散”是以苍术或白术的粉剂或丸剂,此二术为古代道士常用之药。道教养生多有服食“术”的传统,他们对“术”的熟练掌握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医学,正如其他一些道教养生术一样,早已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该书是陶弘景所作,成书于南北朝时期。因而,服食白术或苍术避秽的传统应最迟不晚于陶弘景时期。

《洗冤集录》的三神汤承继了陶弘景“服术”避秽的方法,其对苍术和白术的搭配使用也成为经典,后世出现了许多将二者搭配服用以除湿避秽的方剂。如胃苓汤(《丹溪心法》1481年)治疗湿滞腹胀泄泻;芎归二术汤(《外科正宗》1617年)治疗杨梅毒已成、未成,筋骨疼痛,步履艰辛,及溃后腐肉臭败,不能生肌收敛者;早起避秽丹(清·李文炳《仙拈集》1754年)治疗晨起呕吐;苍白二陈汤(《证治汇补》1687年)治疗湿痰下注便浊;苍术除湿汤(《症因脉治》1706年)治太阴头痛。

#### 3.2 苏合香圆

“苏合香圆:每一圆含化,尤能辟恶。”<sup>[1]</sup><sup>176</sup>。

关于苏合香圆的组成,《洗冤集录》没有详细列出,考察其原因可以探究苏合香圆的由来。苏合香丸是中医芳香开窍的经典方剂,常用于痰迷心窍所致的痰厥昏迷、中风偏瘫、肢体不利以及中暑、心胃气痛等证。关于其源头,根据沈括的观点最早见于公元723年刊行的《广济方》中,方名为吃力迦丸,方中吃力迦即为白术,因而有文献也称其为白术丸。公元752年《外台秘要》引用该方。11世纪末,《梦溪笔谈》记录了宋真宗将宫廷用药苏合香丸赐给王旦的故事,书中记载“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,苏合香丸盛行于时。”<sup>[22]</sup>根据考证,该事件发生在997~1017年之间,由此推测苏合香丸在此之前尚未为大众所知,仅存在于少数人或宫廷之中。由于王旦的推广逐渐传播到民间,后世将方中熏陆香、苏合香、龙脑3味用量加倍,最终在公元1078~1085年刊行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正式将该方命名为“苏合香圆”。自宋代以来,该方一直是“芳香温通”的代表方剂,并被后世方书收载。如《中藏经》中的“安息香丸”、《苏沈良方》中的“苏合香丸”、《普济本事方》“苏合香圆”、《圣济总录》的“白术丸”、《赤水玄珠》的“苏合丸”,均与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“苏合香圆”组成一致。由于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为官方颁布的处方标准,因此可以推断,苏合香圆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常见的“成药”,人们可以直接到药店购买到标准配方的“苏合香圆”,宋慈则采用了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的配方。

而苏合香圆何时开始用于避秽,目前尚未见早于《洗冤集录》的明确记载。而后世元代《世医得效方》也有这类描述“凡入瘟疫家,先令开启门户,以大锅盛水二斗,于堂心,取苏合香丸二十丸煎用,其香能散疫气,凡病者各饮一瓯后,医者却入诊视,不致相染。”<sup>[23]</sup>因此,口服苏合香丸(圆)用以避秽的方法,可能与其能治疗头脑昏蒙有关。因该方在宋代极为普遍,宋慈用以避秽可能与该方在宋代的广泛使用有关,后世以此为基础有所发挥,但不离其原貌。

### 4 结语

《洗冤集录》中所记载的避秽方法可以归结为熏菴法、堵涂法、服药法,其中熏菴法消除环境中的秽浊邪气,堵涂法阻断秽浊邪气入侵的渠道,服药法消散并排出已入之邪气,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避秽方案。同时这些方案简便易行,方药便廉易得,非常适合应急情况下的避秽。这些方法在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,到宋慈所处时代已经成为常见的避秽方法并传播到海外,有的成为民间风俗。宋慈《洗冤集录》在文献记载上早于现有的大部分中医文献,其(下转第855页)

### 3.4 析从证从脉 脉证合参

中医诊断治疗时需要四诊获取的相关信息,再通过这些信息来推测病证的本质属性,但是在临床的实际运用中常常会遇到“脉证不符”的情况,对此能否正确辨证将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。查阅相关文献后得知,当今学界提出的观点为“脉证不符”之间必有一真一假,要舍假从真,因此要“脉证从舍”<sup>[7]</sup>。翟良在《脉诀汇编》的第二十、二十一篇也对“从证不从脉,从脉不从证”做了论述,提出了“世有切脉而不问证者,其失可胜言哉。世有问证而忽脉者,得非仲景之罪人乎”<sup>[3]120</sup>的观点。在“从证不从脉”的原文中,翟良论述到“脉促为阳盛,常用葛根芩连清之矣,若脉促厥冷为虚脱,非灸非温不可,此又非促为阳盛之脉也。脉迟为阴寒,常用干姜附子温之矣,若阳明脉迟,不恶寒,身体濈濈汗出,则用大承气汤,此又非诸迟为寒之脉矣”<sup>[3]120</sup>,是指虽见促脉,不但无热象反而出现身冷肢厥等阳虚症状,因此治疗不能泄热,需要温壮心肾之阳,另外1例亦是如此。以上表明,所谓“从证不从脉”是指“脉症不符”,但经过医者分析之后,证候反映了疾病的本质特征,从而作为判断疾病的依据,因脉象对辨证无甚意义而不予考虑,为舍脉从证。在“从脉不从证”的原文中,翟良论述到“表证汗之,此其常也。张仲景曰:病发热头痛,脉反沉,若不瘥,身体疼痛,当救其里,宜四逆汤,此从脉之沉也”<sup>[3]120</sup>,这表明所谓“从脉不从证”是指在辨证过程中,脉证表现不一致,但经过医者的分析,认为脉象反映了疾病本质,即以脉象作为治疗的依据,为舍证从脉。值得强调的是,“脉证从舍”并不是要舍弃“脉证合参”。“脉症从舍”是在辨证时有所偏重而已,被舍的脉或证并不是舍之

不察,而亦当合参之。因此,不能将“脉证从舍”与“脉证合参”处于相对立面,应当强调“脉证从舍”是辨证方法,“脉证合参”是辨证原则,任何辨证方法都不能脱离“脉证合参”这一原则。

### 4 《脉诀类编说统》学术价值

山东名医翟良不仅是一名医学家,还是一位致力于医学普及的学者,其著作《脉诀类编说统》主论脉理、脉法,详晰各脉形状、相类脉、相反脉、相兼脉等,并在书后附“四时顺逆脉”与“濒湖脉诗”,论述简明精要,通俗易懂,明于实用,便于初学者反复诵读、研习。正如其《脉诀类编说统·总序》中所述:“使学者明于书也,名于心也,至其明于手也……此入门之要诀矣”<sup>[3]107</sup>。本书确实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脉学著作,对中医脉诊研究和临床运用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张殿民,董志超.明代名医翟良[J].山东中医学院学报,1989,11(1):34-36.
- [2]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.博山文史资料选辑(第2辑)[M].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3:156.
- [3] 翟良.脉诀类编说统[M]//王振国.齐鲁未刊医籍拾珍[M].北京:人民军医出版社,2014:12.
- [4] 薛清录.中国中医古籍总目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:131.
- [5] 张志远,王振国.精于道而神于教——读翟良《医学启蒙汇编》[J].山东中医学院学报,1986,8(3):50-51.
- [6] 翟良.脉诀类编说统[M].清顺治十四年丁酉刻本,1657:1.
- [7] 李富,刘英锋.对脉症不符系列问题的再思考[J].环球中医药,2016,9(5):603-605.

收稿日期:2021-06-14

(责任编辑:郑齐)

(上接第849页)

记载删繁就简具体而实际,是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,为研究中国古代卫生防疫及中医学学术发展脉络提供了帮助。通过研究也表明,中医学理论也为宋慈成为古代法医学集大成者提供了帮助,为中国法医学发展提供了养分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宋慈.洗冤集录译注[M].高随捷,祝林森,译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:50.
- [2] 吴仪洛.本草从新[M]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01:9.
- [3] 张山雷.本草正义[M].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6:27.
- [4] 刘昉.幼幼新书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7:663.
- [5] 李时珍.本草纲目[M]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:337.
- [6] 钟来因.《真诰》长生经精华录[M].上海:文汇出版社,1994:157.
- [7] 陈元靓.岁时广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:55.
- [8] 四水潜夫.武林旧事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4:47.
- [9] 顾世澄.疡医大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7:1224.

- [10] 徐光启.农政全书(下)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02:668.
- [11] 张宗法.三农纪(卷八)[M].日本:桂林堂刻本,1760:378.
- [12] 宗懔.荆楚岁时记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6:58.
- [13] 孙星衍.松江府志(一二三)[M].台湾:成文出版社,1970:171.
- [14] 顾禄.清嘉录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:196.
- [15] 神农本草经[M].陈德兴,张玉萍,徐丽莉,校注.福州:福建科技出版社,2012:46.
- [16] 危亦林.世医得效方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6:37.
- [17] 龚信,龚廷贤,王肯堂.古今医鉴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58:79.
- [18] 龚自璋,黄统.医方易简新编[M].广州:广东科技出版社,2014:352.
- [19] 陆以湜.冷庐医话[M].北京:人民军医出版社,2010:79.
- [20] 黄元御.玉楸药解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7:1.
- [21] 钟来因.长生不死的探求:道经《真诰》之谜[M].上海:文汇出版社,1992:114.
- [22] 沈括.梦溪笔谈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:64.
- [23] 危亦林.世医得效方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70.

收稿日期:2021-05-20

(责任编辑:郑齐)